

## 班固漢賦學與唐代宰相賦學：以李德裕為主的商榷

許東海

### 摘要

李德裕既為唐代政治史朋黨之爭的門第出身，卻又鍾情於攸關進士科考如牛黨中人出身長項的辭賦文學，從而呈顯跨足中晚唐賦學與史學之際的重要案例，此事誠然深富學術意義，平生賦學情深，甚且不論宰相遇合抑或宦海遷謫，皆不乏以辭賦書寫「體物寫志」，更深切以唐代宰相情志，體現班固〈兩都賦序〉所揭示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並且尤為耐人尋味之辭賦創作則為其文宗大和之際首次遭逢罷相的最主要書寫體類，從而可以視為珍貴的賦學與史學文獻，更成為其宰相心路的曲折的重要獨特文本，對於唐代宰相史上攸關李德裕罷相的心靈動向及情志取向，深具以文補史的唐代賦學與文學重要學術價值。

關鍵字：李德裕、班固、漢賦、宰相賦學、唐代

---

\* 許東海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緒論：經典與世變：班固漢賦論述與唐代李德裕宰相辭賦之路

賦體文學誠為炎漢帝國文化的重要縮影，更是兩漢文學的經典代言，其中漢賦既以當代新體詩的嶄新風貌問世，更以其「惻隱古詩」的諷諭職能承傳變創，從而建構其源自古《詩》學傳統，卻能蔚然自成另一嶄新文學版圖，此一重要賦學歷史流變與轉換，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論述其要：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sup>1</sup>

然則劉勰〈詮賦〉固然提綱挈領，深中肯綮，唯其有關視漢賦為「受命於詩人」的傳統《詩》學流變論述，更早已為漢代賦學的重要共識，其中作為漢代賦家兼為史家的班固誠為其中主要代言者，他所撰述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誠已揭櫫其中旨要：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sup>2</sup>

班固兼擅賦學與史學的雙重文化身分，對於漢代賦學的如是論述，誠為後世有志賦學之士的重要閱讀經典，影響後世固然深遠，並且作為中國歷史上並峙為盛世帝國的李唐，如是足以展示「才學深美」的賦學認知，不僅成為文人士臣力學潛研與科考舉業之一重點，甚至往往成為唐代宰相的文學場域的重要展現，並且進而成為器業與文學兼擅並美的具體示現，其中例如盛唐名相張九齡的〈荔支賦〉與〈白羽扇賦〉，即為其宰相之路及君臣遇合論述的重要箋注，<sup>3</sup>此外，中晚唐宰相王起更以「蔚為儒宗」與「詞賦之首」享譽士林，至於另一位年輩稍後卻更為著名的唐代宰相李德裕，即與之多次以賦酬唱。

<sup>1</sup> 參見劉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詮賦》卷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134。

<sup>2</sup>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卷10（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1756。

<sup>3</sup> 參見許東海：《放逐與迫逐：唐代宰相賦的謫遷論述及其困境問對》（臺北：文津出版社，2016年），頁20-34。

此外，李德裕又為中晚唐政治史上又為所謂牛、李黨爭的代表人物，卻對於辭賦鍾愛一生，然則饒富興味者，李德裕的賦學情深及其宰相門第出身，顯然與牛黨中人主要出身唐代進士科舉的背景及仕宦途徑迥然殊異，並且律詩及律賦即是進士科考中「雜文」的重點科目，唯李德裕既為唐代政治史朋黨之爭的門第出身，卻又鍾情於攸關進士科考如牛黨中人出身長項的辭賦文學，從而呈顯跨足中晚唐賦學與史學之際的重要案例，此事誠然深富學術意義，值得加以關注與審視，其中李德裕的宰相名位，誠然並非遵循進士科舉的仕宦途徑，不僅平生賦學情深，甚且不論宰相遇合抑或宦海遷謫，皆不乏以辭賦書寫「體物寫志」，更深切以唐代宰相身份與賦學情志，體現班固〈兩都賦序〉所揭示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並且尤為耐人尋味之辭賦創作則為其文宗大和之際首次遭逢罷相的最主要書寫體類，從而可以視為珍貴的賦學與史學文獻，更成為其宰相心路曲折的重要獨特文本，對於唐代宰相史上攸關李德裕罷相的心靈動向及情志取向，深具以文補史的唐代賦學與文學重要學術價值。

## 二、班固與辭賦：班固《漢書》及其〈兩都賦序〉的賦學論述

班固《漢書》的賦學論述固是前引《文心雕龍·詮賦》的重要歷史淵源，並且更高揭漢賦寢漸流於講求鋪采摛文之際，往往流失古詩的諷諭大義，因此〈詩賦略序〉乃歸旨於「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流別及其分野：

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sup>4</sup>

班固於其所撰《漢書·藝文志》如是漢賦史學觀照，也往往可與該書中有關的賦家傳記系列的論述互文見義，相互發明，例如〈司馬相如傳〉文末「贊曰」：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逞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sup>5</sup>

<sup>4</sup>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卷30。

<sup>5</sup> 參見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卷57（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2577。

由此觀之，班固《漢書》的〈藝文志·詩賦略序〉及其馬、揚賦學論述，基本上皆高揭漢賦的側隱古詩之義及其諷諭旨趣，並且重視情志與文辭之際的本末主客分野，不僅得以由此略窺班固《漢書》的賦學源流觀照取向，更體現班固的史家身影。

此外，班固亦為東漢代表賦家，除了上述《漢書》的主要賦學論述外，他所撰述的賦篇往往也深切著明此一源自詩學傳統的古詩諷諭旨趣，其中又以〈兩都賦〉尤最具代表，成為班固《漢書》賦學論述的集中體現與理論示現，故所撰賦序又開宗明義闡發上述重要賦學要義：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而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sup>6</sup>

由此觀之，班固的賦學論述誠然深切著明賦根植於「古詩之流」的淵源嬗變，進而成為炎漢帝國「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的重要文學與文化職能，體現作為「古詩之流」「興發繼絕」的帝國新體承傳之姿，從而一方面既承繼「側隱古詩之義」的文化傳統，同時兼具漢代帝國新局的「潤色鴻業」的神聖使命，此一攸關詩學與賦學流變脈絡及其原始正末，不僅正是班固賦學論述的重心旨諦，其後更成為劉勰《文心雕龍》詮釋賦體文學之際，正本清源，論別商榷的重要文獻依據。從而成為後代賦學論述的重要代表經典，更成為中國漢唐盛世前後輝映的另類文學系譜，從而經緯交織而出漢唐賦學與史學的另類文化論述，其中應可藉由漢代班固漢賦學與唐代李德裕的宰相賦學的構圖及其對讀，重新加以審視。

### 三、《漢書》與漢賦：李德裕的漢代閱讀及其漢賦論述

李德裕平生出將入相，文治武功固為史家所推譽，除素「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著稱外，於讀書著述的文業，始終如一，尤其難能可貴：

<sup>6</sup> 班固：〈兩都賦序〉，收於費正綱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11。

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sup>7</sup>

尤其善於在經綸天下，決策論兵抑或著述為文之際，喜好援引歷史典故以資商榷，備受史家矚目關注：

德裕性孤峭，善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sup>8</sup>

李德裕平生潛研經史，著書為文，無論文治武功皆頗得於此一學術涵養，其中又以《漢書》用功尤深，成為他學優則仕，位極宰輔，及其平章治道與商榷古今的重要學術淵藪，故《舊唐書》本傳稱其「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sup>9</sup>由是觀之，唐代宰相李德裕固「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的學術關鍵，誠然攸關終其一生的炎漢歷史之閱讀，甚至延展而為其平生賦學向度的漢代論述，從而據此得以略窺漢代史家兼為賦家的班固著述，對於中晚唐著名宰相李德裕器業的歷史啟示與學術根植。

以班固為主要撰述的《漢書》，誠為唐代宰輔李德裕援古謀議的重要文本根據，因此李德裕每每徵引炎漢故事論到當代，相關史書載錄可謂不一而足，例如針對唐敬宗朝之侈用無度之奏議即於李唐先王太宗、玄宗之典故的基礎上，進而結合漢代文帝及元帝的古今風範，諷諫其君：

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鵓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夫鵓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愿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儉，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sup>10</sup>

此外，李德裕饒富興味者，又在身為中晚唐的主要代表人物，然其與武宗有關朋黨的君臣對話，即亟引漢代劉向的朋黨論述，然則此段論述主要載錄於《漢書·劉向傳》裡，例如：

<sup>7</sup> 參見劉昫等撰：《舊唐書·李德裕傳》卷174（臺北：鼎文書局，1966年），頁4528。

<sup>8</sup> 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卷180（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5342。

<sup>9</sup> 參見劉昫等撰：《舊唐書·李德裕傳》，頁4528。

<sup>10</sup> 參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頁5329。

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sup>11</sup>

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正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sup>12</sup>

由上述西漢劉向的朋黨論述，重新審視唐代李德裕與武宗對話的主要內容及旨趣，可謂如出一轍：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曰：『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鮄、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sup>13</sup>

由是觀之，李德裕的朋黨奏對，誠然借鑑《漢書》所載劉向的相關論述，此外李德裕更依據劉向論述的基礎，進而援引《漢書》所載人物行事，如漢武帝及公孫弘、汲黯的君臣遇合論述朋黨分野，並且援引漢代朱博、陳咸及周福、房植彼此殊異的朋黨取向，論述漢代朋黨的肇始及其分際，從而作為他正面對牛、李黨爭對峙抗禮之際的歷史鏡鑑與當代思辨：

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夷。……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

<sup>11</sup> 班固：《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卷36（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頁1945。

<sup>12</sup> 同前註，頁1943。

<sup>13</sup> 參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卷180，頁5339。

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sup>14</sup>

由此觀之，中晚唐政治史上的朋黨問題的核心人物，唐宰相李德裕對於朋黨的基本觀照及主要認知，誠然應溯源於漢代劉向的朋黨論述，並且藉由他平生所潛心研思的班固《漢書》中相關人物事蹟，進而建構其攸關漢唐朋黨政治的論述取向，甚至又深刻啟迪北宋文宗歐陽脩的朋黨論述，此一攸關先秦兩漢迄至唐宋時期的朋黨論述系譜，其中唐代名相李德裕顯然舉足輕重，允為關鍵，至於其歷史淵藪則誠然必須追本溯源於以班固為主的《漢書》，尤其是書中所載錄的劉向相關論述。凡此種種皆有助於詮釋史傳所揭李德裕學術特色，尤其攸關他精善《漢書》與朋黨認知的文化譜系及其歷史依據，進而涉及李德裕朋黨心態與論述的真正內在學術關鍵，也方可深入洞燭李德裕在中晚唐宰相政治與朋黨立場中的重要獨特文化精神與歷史意義。

#### 四、獻賦與言路：李德裕宰相賦學的君國諷諭與揄揚論述

李德裕本非出身于詩賦雜文攸關的進士科舉，然而從目前相關文獻加以審視，大體上仍可略見他對於辭賦文體「體國經野，義尚光大」<sup>15</sup>中心要旨，尤其「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sup>16</sup>創作傳統與文體精神的重視與踐履。早自兩漢以來，「獻賦」諷諭一事，更往往成為士臣忠君體國，心繫治道之一重要傳統，由此獻賦傳統職能的政治文化面向觀之，作為並非出身進士科舉的唐代宰相李德裕，依據史傳文獻中他的自我表述，則頗不乏藉由獻賦之舉，進行君國治道相關諷諭的相關文獻載敘，例如：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喜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sup>17</sup>

<sup>14</sup> 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卷180，頁5340。

<sup>15</sup> 參見劉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詮賦》卷2，頁134。

<sup>16</sup> 參見班固：〈兩都賦序〉，頁311。

<sup>17</sup> 李德裕：〈丹扆箴序〉，收於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8（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56。

李德裕這篇〈丹宸箴序〉撰於敬宗寶曆元年，亦為獻替君王的箴文，雖非出之以賦體書寫，卻是異曲同工的君國諷諫文字；<sup>18</sup>至於李德裕獻賦之舉，迄至武宗會昌再度任相宰輔之尊，依然不改其初衷，只是此篇辭賦不在諫諍諷諭君國時政，而是體現班固〈兩都賦序〉所謂「宣上德以盡忠孝」的另一傳統賦體功能，正如他於〈進瑞橘賦狀〉謂：

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根清籟；蒙雨露之渥澤，庇日月之休光。……臣久參綸命，常效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躡宸扆，倍積兢惶。臣又伏見玄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sup>19</sup>

李德裕平生對於辭賦創作一事之重視與自詡，甚至毫不諱言揚雄的漢賦論述，誠可為具體註腳：

伏以揚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sup>20</sup>

而他罷相南謫期間，大量且密集地寄情辭賦書寫，固然不乏屈〈騷〉召喚文化記憶，同時又復源自辭賦的熱衷與賞悅，因此李德裕位登臺輔的宰相之際，對於進可揄揚雍容，退可託喻忠怨的辭賦，李德裕〈進瑞橘賦狀〉即謂：

臣久參綸命，常效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躡宸扆，倍積兢惶。臣有伏見玄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sup>21</sup>

李德裕於武宗會昌5年進獻〈瑞橘賦〉，及呈奏相關兩篇謝恩狀文之外，另此前曾在唐穆宗當朝之際，獻替「〈大明賦〉以諷」，而這些獻賦的史實載敘，與其敬宗寶曆年間諷諫君國治道的〈丹宸箴〉，就其創作本質而論，顯然皆出於李德裕本身對班固《漢書》所載有關漢代賦體的政教功能取向，即《文心雕龍·詮賦》所謂「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抑或漢代史家兼

<sup>18</sup> 李德裕：〈丹宸箴序〉，頁556-558。李德裕於序文末尾又自敘士臣情志謂：「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宸六箴〉。」

<sup>19</sup> 李德裕：〈進瑞橘賦狀〉，收於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8，頁35。

<sup>20</sup> 李德裕：〈進新舊文十卷狀〉，收於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文集》卷18，頁349。

<sup>21</sup> 李德裕：〈進瑞橘賦狀〉，頁350。



賦家的班固，於其〈兩都賦序〉所揭漢賦重要政教職能，重視「或宣上德以盡忠孝，或抒下情以通諷諭」的兩大主要賦體文化旨要，遙相輝映，古今深契。

其次，儘管攸關漢賦的諷諭得失曾在東漢重要代表賦家揚雄的相關論述裡，出現「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觀照取向與賦體評價，<sup>22</sup>但攸關宣德盡孝與君國諷諭的漢代賦體，雖已歷經漢唐時空的世變轉換，對於好古力學的唐代宰相李德裕而言，<sup>23</sup>史傳記載他特別鍾情潛心於《西漢書》與《左氏春秋》等先秦兩漢歷史文獻，因此他相關獻賦之舉等攸關君國治道的作為，誠然足以略窺李德裕深切企慕此一漢賦文化傳統的歷史美典，反之，又體現其並不以揚雄後期出現「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賦體商榷意見，遂摒棄平生鍾愛寫賦與以賦獻替君國之義，從而改弦更張，以致於斷腕割愛而棄捐不用，反之，若由其在武宗朝的進奏賦篇，甚至更以此賦得以珍藏朝廷史館之內，殊堪情慰而不免沾沾自喜，因而遂有〈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之撰，狀文之中更以漢代賦體體現潤色宏華與揄揚諷諭之美，為說，據此亦足以洞鑑身為唐代宰相的李德裕對於漢賦美典的蔚為傳統人文大觀，意圖藉由其獻賦諷諭揄揚之舉，追憶並再現炎漢盛世賦體風華，所流露的仰慕企羨之盛情：

伏以橘性不遷，《楚辭》所載：聖情封植，禁籟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玄宗朝種柑結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光簡冊。臣目觀佳瑞，慚無潤色之工；心感玄猷，莫盡揄揚之美。豈謂天慈曲被，特允微衷。擊壤庸音，獲知於皇鑒；雕蟲薄技，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不勝感恩踴躍之至。<sup>24</sup>

他珍視辭賦文章，因此出現罷相期間的密集辭賦，加上又視辭賦具有揄揚諷諭的精神觀照，更庶幾傳諸青史，武宗會昌 5 年所撰〈瑞橘賦〉謝恩狀即流露此意：

<sup>22</sup> 按揚雄如此對賦體創作的感慨與評價，既是歷史觀點面向審視，實際上也與東漢之際賦既非如西漢帝王的熱衷與投入，加之對賦家不再如以往重視優遇，賦體往往趨向欲諷反勸，或有勸諷的結果，不免觸發賦體每況愈下之感，乃有「非凡度之學，賢人君子詩賦之亞」慨歎，其結果即他自述「壯夫不為」、「輟不復為」。可參見簡宗梧：〈從漢代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的特性與演化〉，收於《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207。

<sup>23</sup> 有關李德裕相關學術取向，可參見劉昉等撰：《舊唐書·李德裕傳》謂所載：「德裕幼有志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卷173，頁4509。

<sup>24</sup> 李德裕：〈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收於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文集》卷19，頁373。

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禁籟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玄宗朝種柑結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光簡冊。臣目觀佳瑞，慙無潤色之工；心感玄猷，莫盡揄揚之美。……擊壤庸音，獲知於皇鑒；雕蟲薄伎，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sup>25</sup>

〈瑞橘賦〉以「橘性不遷」為其「體物寫志」的情志主題，文中所謂「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與「豈非天地和同，靈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膏露」，因此體現〈瑞橘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創作旨要，其中既儼然象徵武宗會昌的中興氣象，更展現李德裕的宰相器識及其風範。

由此觀之，唐代名相李德裕雖非與唐代史學所謂牛黨中人如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閔等主要藉由進士科舉而步入仕途，進士科本不擅經術，與明經一科形同陌路，李德裕雖出身北朝以來北方士族門第之趙郡李氏，<sup>26</sup>基本上名門士族對唐代進士科考頗亦不乏商榷之論，然而依據相關歷史文獻細加審視，暨實言之，並非純然繫乎門第與進士的出身歧異及其黨同伐異，此一相關歷史載述，其中緣由固然雜沓紛紜，不一而足，然則從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迄至傅璇琮等《李德裕文集校箋》的相關論述，已然漸次將李德裕與中晚唐黨爭，及其是否攸關世家與進士出身的歷史真相撥雲見日，得以由此廓清，進而洞燭其中原委流變。

## 五、經術與辭賦：唐李德裕的宰相學術及其科舉心術

王起既有當代「詞賦之首」的隆美聲譽，引為同好，又與李德裕之父宰相李吉甫夙有幕府淵源，王、李兩人可謂唐代宰相賦學的重要典範人物，惟王起平生仕宦既與其兄同出於進士及第，又先後各登宰輔高位，對於其科舉考試重要科目的雜文詩賦的熟諳擅長，固屬尋常而不足為奇，惟王起當時「蔚為儒宗」又兼具「詞賦之首」，洵非易事，尤其對於年輩稍後的好友李德裕而言，雖出身相門之子，並藉此得以優登仕途，然畢竟以其家族緣自趙郡李氏，向以經術禮法為重，所謂進士科目的雜文詩賦固非所長，甚至世族門第亦頗不乏鄙視之論，其中緣由之一誠在當代進士浮華成習，與門第崇尚禮法文化風尚的互見歧異，<sup>27</sup>甚至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於唐玄宗

<sup>25</sup> 李德裕：〈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頁 373。

<sup>26</sup> 參見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收於《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81-83。

<sup>27</sup> 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頁 81-85。

天寶末之際，更因此不於其家中列置《昭明文選》，並且與君主對問之際具體論述公卿子弟與進士寒門的優劣得失：

帝曰：「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德裕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范，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也」。<sup>28</sup>

其中王起掌貢尊，又出身進士及第，儼然以「詞賦之首」享譽當代士林，固自不至昭然非議辭賦之浮華無實，惟李德裕雖有門第家風，及其祖先告誡子孫之學，深以《文選》為戒的家學重要獨特文化背景，卻儼然以反其道而行之姿態，終其一生，無論仕途浮順逆抑或宦海浮沉之際，對於辭賦始終鐘愛不渝，並未全然主觀地以其出身宰相門第世家，因而一味以其主觀背景與世家身分，斥毀當時進士科風氣常見的浮華流弊，而重新藉由仕宦場域重要的職務與實務的需求及其長短，提出切合實際的科考建議，因此不論自其本身引述的祖德家風與文學家訓，對照於上述李德裕己身的終其一生不一而足的辭賦踐履事實，抑或上引在武宗當朝之際，獻賦等等奏對的相關態度及口吻，一一足可略窺班固漢賦的君國諷諭功能論述，對於唐代宰相李德裕賦學之路的仕宦踐履與平心商榷，而且誠然並非任由其門第立場或主觀意氣的取向，淪落為科舉出身或朋黨爭勝的政治籌碼及競逐棋盤。

出身士族門第並前後在文宗、武宗朝高居宰輔名位的李德裕，誠然並非如李宗閔、牛僧孺等等牛黨中人主要藉由進士及第步登仕途，然而從不少相關的文獻中，則具體而微地呈顯出李德裕獨特的宰相賦學審美取向，這一極其耐人尋味，並攸關唐代賦學與史學二者彼此互涉的唐代歷史文化現象，其中誠然進而體現出辭賦作為進士科雜文科考的重要特色，尤其是作為與唐代科舉中，另一以崇尚經術，標榜傳統士族門第風向的明經風氣之主要文化區隔指標之下，李德裕本身的賦學審視，及其每以宰輔身分對於當代以出身寒門為主的進士科舉，究竟體現如何的態度或心術，便水到渠成地成為辭賦對照於經術兩種相對文化論述之際的審視與詮釋進程的重要關鍵。

<sup>28</sup> 劉昫等撰：《舊唐書·武宗本紀》卷18，頁602-603。

唐代科舉的進士科考，基本上為重視雜文詩賦科目，其中出身進士及第，李德裕先進知音，亦是中晚唐士林的儒宗文匠與「詞賦之首」，更是李德裕前後任相時期，〈牡丹賦〉、〈秋聲賦〉同題共賦之際的主要靈魂人物，備受當時先登科相位的後進李德裕的推美愛戴，此時誠然映現出李德裕宰相賦學世界中對於攸關進士辭賦考試及其文化標誌的一個重要觀察側面。

其次，在李德裕宰相賦學世界裡，從目前可見相關歷史文獻中不乏具體對於進士科考的相關論述及其改革商榷，甚至他在文宗 7 年任職宰輔時期的奏議論述，還曾針對當時進士及浮華積習的流弊，且有待進一步彌縫行政實務能力，作為進士科人才掄擢得以符合華實相扶，德藝兼備的因革準則，因而實事求是並盱衡得失，從而揣摩對於當代進士風氣的聖意取向，進而建請文宗皇帝一度暫停詩賦科目，並據此而易以課考經術科目。因此得以洞鑑李德裕雖為朋黨的主要代表人物，然而卻歷歷可見平生仕宦中，往往不乏跳脫與跨越所謂進士侷限及第及朋黨的芥蒂，開誠布公為國掄才之舉，甚至於拔擢牛黨中出身進士之人，例如：武宗會昌 5 年任用牛黨柳仲郢事：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sup>29</sup>

而這些攸關唐代宰相李德裕對於當代進士辭賦科考改革的止於至善與開誠布公風範，傅璇琮、周建國於《李德裕文集校箋》中已詳引文獻加以申明，本文於此則不再贅言。

## 六、結論：賦學與史學：班固漢賦學與李德裕唐宰相賦學的另類漢唐文化構圖

漢賦是炎漢帝國文化的經典性文學代言，就其創作精神而言，固然主要歸旨於「古詩之流」的微言諷諭，然而它既是炎漢帝國的新體詩，無可避免地又須肩負起潤色鴻業及掄揚宣德的政教職能，同時又在語言藝術上呈顯其鋪采摛文與「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書寫能事，作為賦家追求閎詞鉅衍以逞示才學的完美體現，如是種種攸關漢代賦學的重要命題，誠然應為兼具史家與賦家雙重身分的班固，及其所撰《漢書》裡有必然的重要論述，因此藉由班固《漢書》中有關司馬相如、揚雄為代表的相關賦學論述，大體即可略窺其中旨要。

<sup>29</sup> 參見袁樞，章培恒審閱，談蓓芳譯註：《通鑑紀事本末》（臺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頁 292。

《漢書·敘傳》攸關班固賦學的論述，不一而足，例如：

文艷用寡，予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sup>30</sup>

淵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sup>31</sup>

上述《漢書·敘傳》略述司馬相如及揚雄二人賦學及其著述取向，其中誠然頗措意於古詩諷諭與賦家得失的相關歷史省思，如是的賦學觀照取向，質實言之，正與班固在〈司馬相如傳〉末的「贊曰」深合符契：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思，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sup>32</sup>

班固《漢書》及其〈兩都賦序〉所揭櫫的系列賦學論述，既是其漢賦史論的重要文本，更是其歸旨「古詩之流」的賦學宣讀，由此不僅成為後世劉勰《文心雕龍》賦學詮解的歷史依據，更具體而微地開啟並牽動唐代宰相李德裕賦學之路，其中誠然應頗受班固《漢書》賦學論述及其歷史巡禮的啟迪，如藉由借鑑漢代士臣為主獻賦之舉，展現「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的班固賦學論述，甚至於李德裕終其一生，無論登相或罷相之際，皆念茲在茲於辭賦的諷頌獻納與體物寫志，尤其李德裕任相期間，對於進士科舉及其「雜文」項目重點之一的辭賦，皆深以實事求是與開誠布公為念，對於進士舉業不僅大公無私善開掄才之門，從而展現其跨越所謂朋黨分峙抗顏的楚河漢界，更體現且宏揚《漢書·劉向傳》的朋黨論述取向，凡此種種攸關李德裕宰相人生的賦學向度，固然也映現終其一生對賦學深切嚮慕與劍及履及，進而亦呈顯漢代班固《漢書》及其賦學論述，對於唐代宰相李德裕賦學與史學向度的文化啟悟，並從而得以建構漢代賦學與唐代宰相賦學之一盛世賦學歷史系譜，展現漢賦對唐代宰相李德裕而言，從政治、學術、科舉迄至人生諸多面向無異於成為唐代宰相賦學之路的一本漢代賦學經典啟示錄。

<sup>30</sup> 班固：《漢書·敘傳》卷 100，頁 4255。

<sup>31</sup> 同前註，頁 4265。

<sup>32</sup> 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頁 2609。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漢〕班固：《漢書》，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
- 〔梁〕劉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梁〕蕭統：《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66年。
-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
- 〔宋〕袁樞，章培恒審閱，談蓓芳譯註：《通鑑紀事本末》，臺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 簡宗梧：《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 第十一屆漢代文學與思想

### 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臺北市政府、政大思源基金

會議時間：2018年10月27日（星期六）、10月28日（星期日）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百年樓330111會議室、330309會議室

#### 第一天：10月27日（星期六）

9:20-9:50		報 到					
9:50-10:10		開 幕					
10:10-10:30		與會者合影暨茶敘					
時間	場次	地點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特約 討論人	
10:30 - 12:00	—	330111	葉國良 (臺灣大學 中文系 講座教授)	陳睿宏 (政治大學 中文系教授)	章潢《圖書編》有關圖說之漢 《易》象數本色	賴貴三 (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 教授)	
				內山直樹 (千葉大學 人文科學 研究院教授)	試探漢代春秋家概念之形成	車行健 (政治大學 中文系 教授)	
				徐興無 (南京大學 文學院教授兼 院長)	「通義」的形成——《白虎通 義》的話語機制	葉國良 (臺灣大學 中文系 講座教授)	
12:00-13:10		午 餐					
13:10 - 14:20	二 A	330111	徐興無 (南京大學 文學院教授 兼院長)	嘉瀨達男 (小樽商科 大學語言 中心教授)	楊雄《太玄》的寫作目的	陳睿宏 (政治大學 中文系 教授)	
				張耀龍 (南方大學 學院中文系 助理教授)	揚雄、三蘇《易》學異同論	林保全 (清華大學 華文所 助理教授)	
	二 B	330309	金周生 (輔仁大學 中文系 教授)	呂昭明 (政治大學 中文系 助理教授)	論揚雄《方言》詞彙的音韻對 應：以司禮義(Serruys1953) 為討論起點	金周生 (輔仁大學 中文系 教授)	
				宋韻珊 (政治大學 中文系 副教授)	《漢書》中的詈罵語研究	曾昱夫 (淡江大學 中文系 助理教授)	
14:20-14:40		休 息					

14:40 -	三 A	330111	董金裕 (政治大學 中文系 名譽教授)	黃啟書 (臺灣大學 中文系教授)	《尚書·堯典》「四宅觀日」 節對漢代天學發展之影響及其 意義	殷善培 (淡江大學 中文系副教 授)
				林素英 (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 教授)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論衛宏寫定 《毛詩序》的可能	楊晉龍 (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 所研究員)
15:50	三 B	330309	趙中偉 (輔仁大學 中文系 教授)	洪燕梅 (政治大學 中文系教授)	讀《老子》巧遇賽思(Seth)—— 以《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道 可道」章為例	趙中偉 (輔仁大學 中文系教 授)
				顧史考 (耶魯—新加坡 國立大學學院 陳振傳基金 漢學教授)	從「閒居」類文獻看上博簡《民 之父母》及《禮記》、《孔子家 語》相關篇章的性質	林啟屏 (政治大學 中文系特聘 教授)
15:50-16:10		茶 敘				
16:10 -	四A	330111	李隆獻 (臺灣大學 中文系特聘 教授)	過常寶 (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教授兼 院長)	司馬遷的家世和職事觀念研究	曾守正 (政治大學 中文系 特聘教授)
				楊兆貴 (澳門大學教育 學院副教授)	論班孟堅「山西出將」說	陳彥良 (東華大學 歷史系 教授)
17:20	四B	330309	顧史考 (耶魯—新 加坡國立大 學學院陳振 傳基金漢學 教授)	林宏明 (政治大學 中文系 特聘教授)	漢簡新綴十七則	陳文豪 (彰化師範 大學歷史所 副教授)
				魏慈德 (東華大學 中文系教授兼 系主任)	從秦漢簡帛用字來看《讀書雜 志》中的形訛校勘法	蘇建洲 (彰化師範 大學國文系 教授)
17:20-		晚 宴				



第二天：10月28日（星期日）

8:30-9:00		報 到					
9:00-10:10		專題演講主持人：林啟屏（政治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主講人：李豐楙（政治大學文學院名譽講座教授）					
10:10-10:30		休 息					
時間	場次	地點	主持人	發言人	論文題目	特約 討論人	
10:30 - 12:00	五	330111	過常寶 （北京師範 大學文學院 教授兼 院長）	馮勝利 （香港中文 大學中文系 教授）	論漢學在乾嘉時代的科學突破	張麗珠 （彰化師範 大學國文系 教授）	
				胡正之 （輔仁大學 中文系 副教授）		讀《史記》、《漢書》〈酷吏列傳〉 札記	廖棟樑 （政治大學 中文系 特聘教授）
				侯雲舒 （政治大學 中文系 副教授）		由史傳到舞台——昭君形象的多 層次覆載	潘麗珠 （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 教授）
12:00-13:10		午 餐					
13:10 - 14:20	六	330111	許東海 （政治大學 中文系 教授）	郭永吉 （中央大學中 文系副教授）	兩漢魏晉弔文研析	陳成文 （政治大學 中文系 教授）	
				郭章裕 （東海大學 中文系 助理教授）		漢魏六朝閑邪類型辭賦的神 話學試析——以〈閑情賦〉為 核心	李文鈺 （臺灣大學 中文系 副教授）
14:20-14:40		休 息					
14:40 - 15:50	七	330111	廖國棟 （臺南大學 國文系 教授）	蘇瑞隆 （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淮南子》對漢賦的影響	黃水雲 （中國文化 大學中文系 教授）	
				許東海 （政治大學 中文系教授）		漢代賦學與唐代宰相賦學：以 李德裕為主的探索	蘇瑞隆 （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15:50-16:10		茶 敘					
16:10-17:20		綜合座談：「向大師致敬——簡宗梧教授的人格與學術」 主持人：涂艷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引言人（依姓名筆畫排序）： 許東海（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成文（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過常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兼院長） 廖國棟（臺南大學國文系教授） 蘇瑞隆（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7:20-17:30		閉 幕					
17:30-		晚 宴					

說明：

1. 兩日會議，合計一場專題演講，十場會議發表 22 篇論文，一場綜合座談。部分場次分為百年樓 330111、330309 兩會議室同時舉行。
2. 每場發言時間，主持人 5 分鐘，論文發表人 12 分鐘，特約討論人及綜合座談引言人 10 分鐘，餘為共同討論時間。
3. 共同討論，每人發言 3 分鐘為限。
4. 倒數 2 分鐘響鈴 1 次，時間截止響鈴 2 次。